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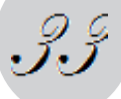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我被反驳得哑口无言，只得站起来不服气地对凌一尧的爸爸拱了拱手，转身去前台结账走人。

我想得非常清楚，凌一尧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得好，不愿让她浪费青春，这些都是人之常情。

那段日子，我对金钱无比痛恨，也对金钱无比向往。

我给老刘打电话，说：“哥，那事儿我想好了。”



准备去新疆

“怎么样呢？”

“我跟你一起去新疆。”

“确定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老刘忽然想起什么，说：“你记得老赵吧？去年围海工程的合伙人之一。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他对去年的分红比例不满意，这次他不想入股了，我们也不想带他一起干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跟其他合伙人谈谈，让你填补老赵的空缺，参一个小股，怎么样？”

我几乎没有犹豫，一口答应下来：“好的。”

“你能拿多少钱出来？”

“我有20万元，可以全部拿出来。”我说。

事到如今我只有孤注一掷，我连凌一尧都快输了，还有什么输不起的？

当天晚上，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父母，他们非常惊诧，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跑那么远，我妈更是极力反对。

“我都26岁了，你们担心那么多干吗？”

我妈说：“别说26岁，就算62岁又怎么样？只要你一天没结婚，在我们眼里你依然是个孩子。”

“今年我在新疆那边不只是打工，手里的20万元都准备拿去参股，虽然少了一点儿，但至少是一个小股东。”

“20万元？”我妈顿时瞪大双眼，“你辛辛苦苦攒下这点钱，干吗一下子全投

进去？”

“这点存款不可能吃一辈子，投资不嫌多只怕少，有多少种子才能打多少粮。”

我妈心事重重地搁下碗筷，又自责道：“你要是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就不用这么拼命了。”

我笑着安慰她说：“我要是出生在别的家庭，那另一个孩子就要出生在这里，到时候你还是会心疼那个儿子。再说了，你们把我拉扯这么大，我四肢健壮，智商超群，已经相当了不起了。”

我爸也说：“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年轻人吃苦耐劳，愿意自己出去闯一片天下总归是一件好事。”

自从上次与凌一尧的父亲见面以后，我没有再主动与她联系，即便她主动打电话过来，我也刻意表现出冷漠的样子。没有争吵，没有亲昵，也没有将她父亲约我见面的事情告诉她，把那口怨气留在自己心里慢慢消化。但我越是这样，凌一尧越是焦急，认为我心灰意冷，或是移情别恋，在电话里吵得更凶了。

“吕扬扬，我们明天见面吧。”她说。

“见面又能怎么样？既然你爸妈给你安排了一个美满的未来，那就试着接受吧，兴许没多久你就适应了。”

凌一尧难以置信地问：“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了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我下意识地予以否

认，沉默片刻才解释道，“我们相处这么多年，无论过得好或者不好，开心或者不开心，都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。现在突然多出另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，宁可把你拱手让给他，也不愿让你变成一个脚踏两条船的女孩。”

“你以为你这样很伟大？”她有些气愤。

我一时语塞，因为我也无法说清自己是否存在这样虚伪的想法。

“我既不是商品，也不是礼物，你凭什么想让给谁就让给谁？我妈都气得住院了，亲戚朋友也说三道四，但我还是想和你一起抗争下去，从未想过动摇。”

她在电话里越说越委屈，悲伤地抽泣，努力压抑着声音，似乎担心被家人听见。我默默地听着，心口一阵阵地疼痛，却又束手无策——她这样执着地站在我这边，而我只能像她父亲说的那样，让她承受不必要的痛苦，奔赴不可知的前途。

“你到底在想什么？”她问。

我叹息一声，说：“哪有资格想什么，想不到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敌人，好像自己在被所有人欺负。”

凌一尧止住哭泣，责问道：“难道我也欺负你了？”

“我没说你。”

“你就是太不自信，那些不在乎你的人，你何必在乎他们的看法？”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戴海燕见我无言以对，又说：“你说王世贞用《金瓶梅》里带毒的书页毒死严世藩，可你也看到了，明史里清清楚楚地写道，严世藩是在嘉靖四十四年被公开处斩的，哪里来的毒杀？又如何会在葬礼上被王世贞偷走一只胳膊？”

戴海燕又说：“虽然你讲的故事不成立，但是不代表这件事是假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糊涂了。



药不然跑了

“虽然王世贞没干过报仇的事，但他确实和赝品《清明上河图》纠缠不清。”戴海燕翻开《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》中的一页，我一看意思很明白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确实有真本和赝本之分，王世贞都见过，其中真本先被严嵩所得，后来落到了嘉靖皇帝手里。

我恍然大悟。看来王世贞为父报仇这个故事虽然是假的，但里面包含了一部分真实情况。《清明上河图》确实是先被严嵩所得，然后又到了嘉靖皇帝手里。王世贞窃走严府里的真本，嘉靖皇帝拿走了赝本；而在这段叙述里恰好相反，在严嵩家查抄的是真本，而赝本则是在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手中，连造假者的姓名都被点出来了，叫黄彪。

无论是故事还是自叙，对我们后世的调查者来说，结论都是一样：真本和赝本，一本在宫中，一本在民间，至于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就不知道了——结果，整个调查又回到了原点。

戴海燕道：“王世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他看见过的这个赝本，是吴人黄彪所造。但黄彪也不是凭空造出来的，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，找到一张和张择端同一时代同一画院同一景物主题的作品，并以此炮制出一个几乎可以乱

真的赝本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我脑子里有点明白了。

难怪故宫本和百瑞莲本的碳-14年代检测结果如此接近，因为无论真本还是赝本，最早的源头都是宋代，是同一时期同一座画院的产物，恐怕连墨质、绢质都相差无几。

“许愿，你觉不觉得自己错了？”戴海燕逼问道。

“我错了。”我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戴海燕满意地点点头，把散落在地上的书收起来，重新摆成一摞，双手抱胸：“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我连忙说：“等一下，今天的正题咱们是不是还没说到……”

戴海燕刚才那一番批判，只是证明我犯了错，而今天的正题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残本。事实上，戴海燕今天向我说的话，让我越发觉得只有找出残本，才能将这一次的真伪之争一锤定音。

“今天太晚了我要睡了，明天再说。”戴海燕下了逐客令。

她的语气很坚决，我和药不然只得起身告辞。这时候天色已经黑透了，博士楼外的林荫路上的路灯都亮了。我们走了不到10米，忽然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：“两位，请留步。”

钟爱华稳稳站在路中间，不动声色地向我们打了个招呼，又抬头看了一眼

博士楼，语气有些感慨：“看来，戴老师她跟你们谈得很开心。”

我们三个互相对视着，一时间都不说话了。

钟爱华呵呵一笑，从容地说：“其实我只有件小事相求，戴海燕我志在必得，而许大哥和药大哥是我最大的障碍。我希望你们……”

药不然没等他说完，蹭地跳到他面前，掏出手枪指住他的额头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小子想要什么花招？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药不然掏出枪，吊儿郎当的小青年一下子变成一个锋芒毕露的杀手。

“你相信吗？我在这里一动不动，就可以把你们两个都干掉。”钟爱华一脸平静。

我向路的另一侧望了望，突然对药不然大喊：“你快走！”

这时从路的另一个方向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。那是皮靴踏在水泥路面上的声音，而且人数不少。

是警察。

药不然把枪放入怀中，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。警察随后赶到，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钟爱华，然后循着药不然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